

饅餅店的计划流产,意外地勾起了向南对于饅餅无法克制的向往。一想到那又干又脆的麦香,嘴里就无法克制地冒出了满满的口水,她几乎要哭起来了:我有多久没吃饅餅了?

她再也无法忍受对饅餅的渴望,她今天就要吃到自己做的饅餅,从今天开始,随时随地,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她顾不上大肚子带来的不便,冲出去买面粉,买电饼铛,她将这些东西直接扛进卧室。卧室里有一张桌子,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小零碎。没时间整理它们了,她找来一只塑料袋,伸长胳膊,只一下,全部扫进了袋子。简单擦了擦,就把和好的面粉摊在桌上,奋力揉了起来。

这时晓明已经去上班了,晓明妈妈在门外探头看了一会儿,消失了。她很快就开始流汗,她想北方人多么实诚,吃个饼都要累得汗流浹背,所以北方人不做则已,要做就做个大饼,大得足够一家人吃上一天,不像南方人,七个碗八个碟,每个碗里装一点点,过家家一样,七八个碗都吃完了,肚子里还没多少货,还隐隐约约地饿着。

饅餅出锅了,她把饼装在一只大盘子里,开开心心出去找晓明妈妈。这么大呀!晓明妈妈找来一把刀,用对角线的手法切了四刀,将一张大饅餅切成了八块,再拿起一小块,掰成两半,龇牙咬了一小块,用心品尝起来。良久,她终于把那块至少咀嚼了二十次的小饅餅咽了下去。

嗯,有一丝丝甜味,哈?

还有别的味道吗?就只有甜味?

那你告诉我,你还加过什么别的调料?

没有啊,什么调料都不需要,其实甜味也不是我弄出来的,是你自己的唾液。

晓明妈妈就很客气地笑:你们在新疆就吃这样的饼?也不要别的菜?我们这里不行,我们不管多么着急,不管多么不讲究,三四个菜终究是要有的。

你们这样吃太浪费时间了,而且很麻烦,何必把时间都浪费在吃饭上面。

吃饭怎么是浪费时间呢?吃饭是人生大事,吃得不好,怎么会有心情、有

## ·中篇小说·



# 北方密码

·姚鄂梅·

(选自《上海文学》2023年第2期)

力气去工作呢?

这样好不好?我做我的饅餅,你做你的南方菜,我们分开吃。

两人就这样达成了协议,但真正实施起来,却跟想象的不一样。比如晓明妈妈开始得早,上午十点多就开始烧午饭,厨房里乒哩乓啷一个多小时,才勉强鸣金收兵。这时李向南再去厨房,想用揉面的盆,盆里装着一大锅汤;想用砧板,砧板上油汪汪的,上面还有没装完的香肠。总之,除了她自己买的电饼铛,什么餐具都拿不过来。得等到他们一家人不慌不忙吃过了,晓明妈妈仔仔细细洗过了碗,才能去厨房取她需要的几样餐具。

饿着肚子等待,脸色也会发生难以察觉的变化,忍无可忍的时候,她直接冲进厨房,想把晓明妈妈的汤舀出来,腾出汤锅拿去自己和面,一时失手,竟把汤洒了一半。她惊叫一声,晓明妈妈闻声过来:我的个天老爷啊!我炖了一上午的排骨汤!“啵”地把自己的饭碗往灶台上一墩,把李向南往旁边一扒拉,利索地抢救出剩下的一小半排骨汤。你怎么连个汤都不会盛呢?

有点烫,又有点重,我没拿住。

烫就可以任它掉吗?再烫也要忍

住呀。

晓明也放下饭碗过来了。你又闯了什么祸?

晓明妈妈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看来我们俩得讨论个方案,把时间错开一下,以后,你先开始,你把面和好,揉好,拿到旁边去做你的饼,我再开始我的操作。

可以,但是今天,我要汤锅,否则我没法和面。

晓明妈妈细细洗好汤锅,交给她,叹了口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李向南拿着汤锅进卧室去了,晓明妈妈在饭桌上说:晓明,这样下去不像话呢,好好的一家人,弄得像分了家一样。要是哪天突然来个亲戚,看到你们房间里的锅灶,还以为我在虐待她。

不会那么容易看到吧,我待会儿去跟她说一声,让她不用的时候把那个锅藏起来。

不是锅的问题,一家人就不能有两个厨房两套锅灶,除非分了家,另立了门户,懂不懂?

她那里不叫厨房,也没有一套锅灶,就一个烙饼的锅而已。

你要这么护她,干脆带她出去租房好了,很多有志气的年轻人都在外面租房住。

晓明不再吱声了。

事情最终以李向南的让步得以解决。她不再烙饼,把电饼铛包起来,放到了厨房的柜顶上。并不是因为她屈服了,而是她的口味在某天中午突然发生了奇异的变化,她不再喜欢她的饅餅了,她对晓明妈妈的饭菜充满了奇异的向往。她拿筷子在红烧鲈鱼的汤汁里蘸了一下,在舌尖上舔了舔,一阵从未体验过的酥酥酥的感觉迅速从脚底直窜后脑勺。她想马上吃饭,想一口接一口,想把那种味道固定在她的身体里。

到此为止,大家都以为前段时间出现的问题,只是孕期反应,以为所有的不和谐音从此将完全解除,等着他们的将是一家三代其乐融融的好日子。

仍然是来自于妈妈日记本的故事。

我出生了,家里准备办满月酒,妈

妈说,外婆可能来不了,太远了,她又不能请假,她说等孩子稍微大一点,我们一起带着她回新疆玩。

没有人吱声。

回到房间,爸爸问她:你妈到底为什么不来?之前不是说好要来的吗?我妈把什么都准备好了,两亲家还没见过面呢。

她准备了什么?酒席?我妈不来她会取消酒席?

怎么说呢?心理准备,懂不懂?

心理准备呀,难怪我一点都不知道呢,那就在心里取消呗。

懒得跟你说了。

这里又不是我的家,我妈要来就来我的家,不要来我婆婆的家。

什么意思?我可没钱买房。

那就分家。把这个房子一分为二,我们有自己的房门,有自己的厨房。

你不是已经能吃南方食物了吗?

但你的衣服还在你妈妈的衣柜里,每天早上不敲门就把你当天要穿的衣服拿过来,放到你的枕头边,放到我们的枕头边。你觉得这合适吗?

她照顾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合适,你反正从来不给我不洗衣服,我妈妈这么大年纪了,每天洗我的衣服,洗好了收好了又给我拿过来让我穿有什么错?还不是你占满了我们的衣柜,弄得我的衣服没地方放才这样的。再说她是我妈,妈又不会有什么坏心眼儿,她也是在帮你,你整天只顾小的,哪里管过我?

你确定她没有过来偷听我们睡觉?

李向南,如果你再说一句这种下流不敬的话,信不信我把你从这个屋里赶出去!

我说了什么冒犯你了?我只是在质疑你的能力,如果你连自己的换洗衣服都搞不定又怎么能当爸爸?

虽然我那时还很小很小,但我能体会到何为空气紧张。当爸爸爬到床上来时,妈妈一脚踹过去:不要靠近我!

我三个月大的时候,妈妈开始出去找工作。据说她是悄悄溜出去的。直到某一天,有人对奶奶说:你家儿媳妇在聚春酒楼打伤了人你知道吗?

(选载之六)



2023“善德武陵”杯  
全国微小说精品展

下班时经过一间饰品店,玻璃橱窗里精巧别致的饰品宛如五彩缤纷的星星,牵引了她的目光。她忍不住走进去。

琳琅满目的饰品,看得她目不暇接,她像只蜜蜂,突然跌入无边的花海,无限欢喜。货架上各式各样的蝴蝶结发夹,也像千姿百态的蝴蝶正翩翩起舞,好看极了。她的思绪立刻随着这些“蝴蝶”轻舞飞扬。

她出生在农村,小时候家里经济并不宽裕,拥有一件发饰的确是件奢侈的事。有一次,坐在她前面的同学,头上突然别了一枚淡紫色的蝴蝶结发夹,将秀发点缀得灵动可爱。她羡慕极了,心里对蝴蝶结发夹的向往,便开始像春天的野草般疯长。晚上做梦,她都经常会梦到自己发间别着一枚蝴蝶结发夹,桃花一样的粉红色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没多久,一个货郎挑着担子,在村里叫卖日用品。担子里除了香皂、雪花膏等,还有她日思夜想的蝴蝶结发夹。她埋藏已久的渴望被点燃了,兴冲冲地跑回家,央求母亲买一个给她。母亲脸一沉说,买那东西干什么,不当吃不当

喝的!家里可没这闲钱。她仿佛被浇了一大盆冷水,透心地凉。

隔了段时日,表姐从省城批发了一些饰品回来,在村里售卖。饰品有项链、耳环等,最令她惊喜的是,竟然也卖蝴蝶结发夹。那段时间,她天天往表姐家跑,时不时把那些蝴蝶结发夹捧在手里看,像捧着价值连城的珠宝一样,爱不释手。

有一天,趁表姐出去了,她悄悄打开表姐的箱子,取出一只粉色蝴蝶结发夹别在头顶,对着镜子看了又看,仿佛自己变成了小仙女。

不知什么时候,表姐突然推门进来,她慌忙地将发夹从头上扯下来,丢在箱子上,埋头蹲在地上,不敢去看表姐。表姐走过来,把她从地上拉起:“小丫头片子,知道臭美啦?”表姐把她推到镜子前,给她梳好头发,将那只蝴蝶结发夹温柔地别在她的刘海边,“真好看,这只蝴蝶结发夹就送给你了。”听了表姐的话,她激动得一头扑进表姐怀里。

那是她童年拥有的第一个蝴蝶结发夹,也是唯一的一个。

后来,她成了家,生了一个女儿。

## 蝴蝶飞舞

·胡玲·

她喜欢给女儿买各种蝴蝶结发夹,每天轮换着戴在女儿头上,把女儿打扮得像花朵一样。只是现在女儿已上高中,再也不肯戴发夹了,一脸不屑地说:“幼稚得很!”她便好久都没有逛发饰店啦。

“哇!这些蝴蝶结发夹真漂亮!像真的蝴蝶一样!”稚嫩清脆的童声,打断了她的回忆。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姑娘,挤到她前面,踮起脚,昂着头,笑盈盈地盯着那些蝴蝶结,两眼放着光。

“我们一人买一个吧!”红裙子小姑娘说。“买三个,我还要给我表妹买一个。她可可爱啦,我送给她,她肯定高兴坏了。”另一个圆圆脸上荡漾着两个小酒窝的小姑娘说。

只见小酒窝大声问店员:“姐姐,这个发夹多少钱一个?”“三块钱一个。”店员说。红裙子翻遍全身口袋,掏出三块零钱。小酒窝在书包里找了又找,数了又数,却只翻出来四块钱。

“还差两块,不够买三个。”小酒窝一脸失落。“要不,我们先买两个?”红裙子问。“不好,要买就买三个,我们三个人一起戴。我明天早餐少吃一个包子,可以省下一块钱。”小酒窝语气坚定地

说。“那我今天晚上帮妈妈洗碗,她会奖励我一块钱。”红裙子也说。

“这样,我们明天放学就可以买到三个蝴蝶结发夹了。”两个小姑娘的脸瞬间阴转晴。她们又看了几眼那些蝴蝶结发夹,依依不舍地走出饰品店。

这时,她飞快地抓起三只蝴蝶结发夹,到收银处买了单,跑出去追上两个小姑娘,“这三个蝴蝶结送给你们。”两个小姑娘摇摇头。“我妈妈说了,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。陌生人的东西不能拿。”红裙子仰着漂亮的小脸蛋说。

“这是我给女儿买的,她不喜欢,丢了挺可惜的。来,我给你们戴上。”她不由分说地给两个小姑娘戴上蝴蝶结发夹,把剩下的一只塞进小酒窝手里。

“谢谢阿姨!”两个小姑娘笑得像太阳花一样灿烂。她朝她们挥手再见。她们开心得像两只兔子,蹦蹦跳跳跑远了。望着她们远去的背影,阳光下,还能看到两只蝴蝶在她们头上飞舞。

她一阵恍惚,仿佛看到了童年的自己,正戴着蝴蝶结发夹,欢快地奔跑在油菜花耀眼的田野上。

(原载3月29日《羊城晚报》,原报责编:易芝娜)

本栏目由中国微型小说(小小说)创作基地协办